



清源文獻卷之五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奏疏

代河湟父老奏

唐陳黯

臣等世籍漢民也雖地沒戎虜而常畜歸心時未可
謀則俛僂偷生既遭休運詎可緘默伏思中國之患
邊戎其來久矣唐虞夏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
判故干戈不興事亦宜矣繇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
無之然則享國長久君臣有謀惟是其餘不足徵也

周漢討邊之事臣知之矣請較而論之以為國朝比且周之伐獫狁也以斥逐為心不常事之故進則進征退則息兵致其邊鄙無備壁壘不營此乃周之謀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恃兵之雄深入窮荒莫計遠邇故雪山青海皆為內封其後財匱力殫厥功不就遂交和親之好自晚帝屬延法後時斯為漢之謀失於太廣矣唐有天下邁於周漢之道一家其六合一心其兆人唯茲大戎未能無患當開元中有將臣善於攻戰振張皇威殲殄醜虜自秦渭而西有地數千里此則展拓周疆剪截漢域所謂廣矣得其中矣其後國家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若戎伺隙侵掠邊州臣等由此家為虜有然雖力不支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相為訓今尚傳留漢之冠裳每歲時祭享則必服之示不忘漢儀亦猶越翼胡歸有巢斯之異噫其怨慕也有是陛下親統寰區以慈仁化育聞之得不惻然而軫念乎夫事有可行勢有必剋苟懈而不為是失古人見幾之義今國家無事三方底寧獨取邊陲猶反掌耳矧故老之心缺望復然儻天兵一臨孰不向化今陛下采臣之言則先選良將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節制者為之何者

彼功崇矣彼位極矣復將悉力營之哉以此臨事必
多自顧願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
踰一資一級授鉞將兵俟見功庸而後加之爵賞必
能摧克破敵無所愛矣戎翟者亦天地之間一氣耳
不可盡滅可以斥逐之伊周漢之事如前所陳今之
所取願止於國朝已來所沒秦渭之西故地朗畫疆
域牢為備禦然後闢邊田飽士卒可以為永遠之謀
迥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棄戎即華世世子孫無流
之苦生死幸甚

諫作王清昭應宮疏

宋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關非其官而言
者益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
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荐膺
祕錄作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
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
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輦他
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
陶甓揮錘運斤功極彌年費將巨萬掩祈年之舊制
踰梁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
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

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傷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所創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榱桷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召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倉庫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

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老幼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雜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鄙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鬱蒸倣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早暵卒痒雷電迅風拔木飄瓦緼沴之氣比屋罹灾得非以眚承

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擿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端須建靈宮將畢前勞聿觀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竒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歛為要俾四海之

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子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越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柰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觀計其工傭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內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

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
復田產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
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
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
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
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
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瀆冕旒至
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踈之悔中外百執
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謹之謀未行良為
此也臣惟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
言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
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別
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庸妄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
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
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為細事而弗恤也臣以
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
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
幸也

災異疏

宋傅堯俞

臣伏讀舊史見前世已然之效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陛下操有為之心
以恭儉求治而大雨壞廬舍殺人極衆水入宗廟冒
宮闕其譴告警懼丁寧切至之如是者何哉臣伏思
其所以然之故盖有所傳曰簡宗廟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昔至和大水當時議者亦以為簡宗廟之罰
先帝納諫事即施行今陛下受天下於先帝而昭陵
之土未乾執政之臣導陛下以非義將以濮安懿王
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是以大失人心上干
天譴事重於昔故害亦過之陛下儻不感悟臣恐大
異仍至更有甚於此者陛下縱不能盡逐執政猶當
黜首議之人以謝天下此固天道抑又有人事焉夫
兩日之雨京師之患如此陛下謂人事修乎廢乎賴
天之靈姑為譴懼儻更一日未止者豈無傷敗之憂
陛下得不為之寒心哉臣願陛下取禮官兩制之議
遂定濮王封冊黜歐陽修以暴其所以誤陛下者使
天下較然知此意不出於陛下然後進修子道通廣
言路切責三公以圖後效重黜水官以懲不職庶幾
可以厭塞人情消弭他變此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
動民以行不以言者也若謂降詔責躬許有位粗陳

得失便為於事已足患至則惕然知畏事緩則置而
不思謹正之言一切不入於天人之際適足有所激
耳求福則未之聞也况公議鬱而不伸乃復區區以
求直言臣恐天下不以朝廷為至誠也方今佞邪之
臣衆將有以天時常數上惑聖聰甚者又將有堯湯
水旱之說願陛下深拒絕之勿使此曹重誤天下此
繫國家安危成敗幸陛下留神毋忽

圖終惟始疏

宋傅堯俞

臣聞之書曰慎厥初惟其終又曰慎厥終惟其始始
則念終不敢不慎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臣愚伏

念陛下考古御今修明法度恭儉以克己慈惠以愛
人登宗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攬萬
幾得其綱要所以欽崇祖宗導世成俗為子孫百世
之慮甚備非臣筆舌所能形象雖詩書所載丹青所
傳殆非有以過也可謂有其始矣臣愚不勝拳拳謂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功聖
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
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有餘
則養之不敢矜不足則勉之以為戒然後無間可窺
而巧偽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出房闈而

天下嚮風百僚奉職者無它以陛下通達平鈞而政
出於太公云耳苟一時有所偏則好惡之情露百和
羣枉必爭隙而入矣陛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將中
廢而不完矣可不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以圖厥終哉
敬願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陛下不
遺臣愚屬以言責非臣衰拙所當蒙被仰貪盛明黽
勉就職臣輒自惟材蓋志有向背而材有能否事有
大小任有重輕陛下使臣拾遺補過以輔盛德明善
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方是之時臣極
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摘其細故有聞必達
遇事輒言則非臣之任又非臣之志也伏惟陛下責
其大節寬其近功因臣所能俾效其力臣終不以狗
馬之年為子孫計畏首顧尾以孤負恩獎惟始之之
難陛下既蹈之矣顧不能善其終乎然不可不戒也
伏望陛下察臣懇款不廢其言特賜覽觀則永譽無
悔臣不勝大願

請孝養太后疏

宋傅堯俞

竊惟皇太后有旨更不於內東門同聽朝政臣伏以
皇太后佐佑先帝授陛下於藩邸有不得已遂權同
機務及清躬和豫舉神寶以歸之其始終恩力可勝

道哉陛下天畀仁孝思所以報塞固無窮已雖然自
去年以來淺見者妄意宮禁中事頗有浮議流於人
間此睿聽所具悉者也今陛下於九重之內雖日極
曾閔之志行以奉事皇太后天下安得遽聞臣謂宜
順承顏色既致其悃悃又取奉養隆顯之禮可以使
士民共知者速講而數為之自然聖孝之聲亟聞於
四海如是則端拱無為長享天人之助矣至於給事
皇太后之人向者既未得專力於陛下苟見皇太后
復辟慮其智識鄙短未能測乾坤之量不免有所疑
畏臣謂宜錄其勤勞少推恩例上足以慰母后慈惠
之意下足以安左右疑懼之心愚慮所及不敢不言
惟陛下矜其狂愚而特加收採則不勝幸甚

條陳七事防禦二虜疏

宋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
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慟哭太息豈其過
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
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
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
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
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

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四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源諸蕃以拓境土自度

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劔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

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
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
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
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
如哉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
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
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
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
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
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

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
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
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
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
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
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
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
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
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
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修故事

絕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
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湏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
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
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
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
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
備悉廢近謾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
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
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尸殆
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師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
以待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
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
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
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
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
大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請詔儒臣討論唐朝故事疏 宋蘇頌

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以
稽考古道為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永世垂無疆之
休然往古所行或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臣竊

觀國朝號令風采超邁百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
制大抵沿襲唐舊其間或有損益亦不相遠然唐之
事迹紛綸無統史官所記善惡咸備善者可以為規
獲惡者可以為商鑒往在慶曆之初仁宗皇帝因臣
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
日進五條曾未暮歲省閱殆遍嘗聞德音宣諭近輔
以為有助聽斷臣伏見陛下祇紹先烈勤勞萬機治
理之間多用仁宗故事外則通英講讀經史內則臣
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以溢
庭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陳者誠見
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息故敢復僭越而盡言
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
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
易見易考所宜宸宸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慶
曆故事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列帝所行之
事與夫群臣獻替之言每日上奏數事清庶之間特
賜覽觀所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惓惓之願
請重議加役流法疏

宋蘇頌

臣聞曩歲嘗有議者欲復肉刑將以寬減重辟而以
此法久廢難以猝行又聞頗患配隸之人轉徙遠方

監驅役迫經涉寒暑強者有奔亡之虞弱者有疲羸之困思革其弊宜求厥中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制髡鉗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納裴洪之獻議而立加役流代斬趾則有三歲居作之限今欲寬省嚴誅又憫配隸轉徙之勞臣愚以為莫如重議加役流法取當黥貸者依條斷罪髡髮鉗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實滿三歲然後釋之中間雖逢恩宥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其初釋放者仍送所居鄉貫幾察其出入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乃得聽從便其無鄉貫者鄰近州縣拘管幾察如之則雖有兇頑之人更三歲勞役之苦且足以懲艾矣復有鄉保幾察之嚴又足以戒懼也如其性實兇暴放釋之後不知悛改復為人患則誅之可也投之四裔可也如此措置不惟無遠道棄亡之患又足以開其自新之路化暴惡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亦省刑止殺之一端也臣才識短淺不周世務姑奉詔旨勉強罄竭所見如此非敢謂是然禮刑之論實繫朝廷事體伏望聖慈寬其罪戾特賜裁擇庶幾塵露少裨

山海

考課縣令疏

宋蘇頌

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
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邇者仁
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
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
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
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
彌具而治效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邪且
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
之科三老廉吏有率表之義由是農民衆而田土闢
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

惟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
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
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
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
者是教化無由至而訟獄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
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
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
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勾校簿
書均稽稅賦發姦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
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

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
條有能盡力畝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眾者或群
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
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
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
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
庶幾可致

論救諫臣胡夢昱疏

宋傅伯成

臣惟竄謫之罪甚重陛下於言事者恒有斥貶則是
以共工驩兜之罪加之矣今在列之臣無一人為陛
下言之萬一貶者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臣
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風馬
牛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懇效瞽言伏惟垂察

待罪六和塔疏

宋留正

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
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
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眾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
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
謹繳進前後錫賚及告勅待罪范村乞歸田里

應詔上封事

宋莊夏

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后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

乞容納言官疏

宋曾從龍

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夫人臣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廼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决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端本澄源公考察以下愜人望上弭天變疏

明趙瑞

竊聞自古禦災之道人君則修行檢身大臣則引咎去位然後溥察百僚修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只罪本方之官舍本源以逐末流者近歲雲南景東衛雲迷霧慘晝晦八日陶孟等處各有地震雷火等災此

實自古少聞之變皇天后土昭示非常正欲我
皇上勵精圖治永保社稷仁愛之心至矣盡矣近該
巡視雲貴南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樊瑩奏要點退貴州一省叅政等官三百餘員意謂
致此災者乃雲貴官員不職所感召也臣竊以為此
等災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政
不在遠政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按春秋梁山崩不書
晉者為天下記異也宋史載真宗時彗出應在齊魯
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臧膳避
殿而彗滅推古證今雲南災異不專一方可知矣今

天天地之氣譬人之一身平昔攝調有道元氣無虧
而後四肢百骸無滯癰毒不作若居常之寒暑失調
飲食失度情欲失節則元氣內損血脉不周癰疽壅
腫之作或發於胸或發於背或發于手或發于足未
有不由積氣而致者今天下京師其人首也兗豫荆
徐其胸腹也青齊浙陝其人手也川廣雲貴其人足
也手足疾作補其氣血理其榮衛則內氣壯而餘毒
自消苟委諸手足自致藥石鍼砭專攻生毒之所竊
恐病根未除將入心腹至有不能救矣雲貴晝晦等
災異正如手足毒疾之作實由積氣所致今議弭災

修政專治雲貴災作處所僻遠官屬豈非舍血氣之本源專治手足之末流與天子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國為一身雲貴雖遠疾痛痒病未有不切於

皇

上之氣脉者豈可置雲貴於身外謂非內氣之所感歟夫天下以軍民為根本軍民以財力為氣脉財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人心和而天變不見於四方近年諸邊重鎮寇患不止腹裏地方水旱相仍縣官疲於征斂小民困於徵求蠶不得衣耕不得食舊債未償新債復繼有鬻男以輸官者有出產而無買者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也當此之時雖蠲其租減

其常稅猶懼無以舒民力甦民困况役賦愈增於昔

時乎今光祿寺諸監局供應進用等物加數倍於先年冗食官員積至數千投充匠校積至數萬脩齋設醮年無虛月僧道聚食無紀寺觀營造無停蘇浙織造頻繁近臣賞賜踰度加以皇親之家侵奪軍民田土網羅内外市利大小内官凡係内外軍馬錢穀衙門日漸加添比之祖宗時又不知增至幾倍大獄據招詞而不敢辨刑官知冤抑而不能更大臣以直言在閒者未蒙起用各官以言事被謫者未經原復文官傳奉者有之武官不由兵部者有之雜流僭濫名

器者有之凡皆虛糜太倉之粟剝削百姓之財有乖政體有傷和氣致災之由率緣此者修政弭災孰有急於此哉近有各處奏報災異

皇上累下寬恤

之詔尚書馬文升等奏請減派恤民

皇上即有

減免之旨天地好生之心可謂至矣然而宦戚恣橫如故庫局告乏如常使

陛下徒有好生之心民

財民力日益耗瘁者法壞而不振故也夫法者祖宗之法垂百世以永守者也天子不能自任其法分九卿以各守其法設有如臣前言網利殃民有關諸衙門等事使為大臣者不惜爵寵不避權勢各司所掌

各任所託堅守祖宗之成憲一不允至再再不允至

三三不允懇乞去位

陛下必曰此大臣何為而

去也必深察而感悟其非矣大臣或失其法使居言路者不懼乖忤不避遷謫極言事情之利害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三不聽而懇乞外補

陛下必

曰此言官何為而去也必感悟而深納其言矣傳曰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非以去位為忘君潔身也正欲人君有以激發而感

悟也今為大臣者遇壞法之事未嘗不執其法然一具奏而不允則曰吾職盡矣無如朝廷之不允也况

承順左右漫無執法者且有乎今為科道者見壞法之事未嘗不陳其言然一進言而不聽則曰吾已言矣無如朝廷之不納也况緘默修身漫無一言者且多乎欲固一身之爵祿忍壞公家之大法臣以為朝廷無負於大臣大臣有負於朝廷者多矣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故使陛下仁恩不敷者左右之壅蔽也使陛下不知左右之壅蔽者大臣與言官之責也如近日朝廷將有延壽塔之作諸大臣極力以正之科道交章以言之陛下俯納

群諫停止工役中外臣民焚香作慶蓋由百執事救正甚力言論甚詳陛下知之甚明故斷之甚決也使凡朝廷欲舉一事欲興一役大小臣工皆能匡救有如此者陛下豈有言不聽諫不行哉又如近日商人朱達杜成周洪等投認皇親家人奏買淮蘆鹽引戶部雖經執奏科道亦嘗進言未蒙陛下采納者蓋由任法者不能三四執奏司言路者不能三四力言故也使陛下真知商人名雖買補其實虧損百萬邊儲陛下豈肯徇貴戚之私致壞祖宗之大法哉今中外人皆言曰方今上有堯舜

之君惜下無臯夔之臣故使

陛下稟堯舜之資

斯民不被堯舜之澤者諸大臣之過也使

陛下

享承平之運不能率祖宗之舊章者諸大臣之過也使
陛下不能燭左右之奸知閭閻之苦者諸大

臣之過也政事乖悖陰陽愆伏天地不和之氣偶泄

於雲南當國大臣何以逭其責哉考古大臣有身任

國家以霖雨恒陰謝罪求去者有為相無所建明以

地震而被劾免者有樞密使奸邪以無雲而震而論

素免者今雲南災異迭出當路大臣素以賢名者當

引罪求退素無稱聞者當論劾免官今賢者不知自

不賢者未經劾免而司風紀者亦不舉奏大奸大

貪以咎天譴乃議請大臣前去雲貴考察賢否欲移

大災大異以遠方官屬當之此何為耶漢順帝遣八

使分行天下表劾忠汙御史張綱埋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

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綱忠不能用至今

惜之侍郎樊豐受風憲職巡察奸汙使能卓持風裁

劾奏宦戚不法者數人大臣失法者數人雲貴不必

遠巡山川不必祭告而災異自弭矣今大貪尚肆而

大臣引罪者不聞一人貴州偏藩考退官員乃至二

百餘衆而雲南一省又不知退幾百人以此而期弭災變此又何為者耶臣又竊有議者雲貴二藩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鬪殺相尋士不願生其地官不願官其所官于此者有妻孥不能給贍有窮乏不能還鄉矜退官員幕職倉官有馬巡檢驛丞有馬以虐暴不能淫刑以貪饕不能賣惠以此區區小臣用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今考察雲貴以災出本處固也若以災拘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官之被察也何謂若以罪由米魯則雲南初非所部天之降災也何緣若曰二處相鄰則四川亦在接境因此加彼治西

東臣愚不知所以也去歲言之湖廣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屋或水没人畜生命或雷雹殊常或流火迭見或猛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陽應天等處流移載道餓殍填途災異之甚又不減於雲南今議者獨察雲貴二處不及各處官員豈雲貴多貪墨之吏而各處皆廉白之人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隕于山東禹城縣結石數塊近年有物如黑黍者偏雨于四川忠州議者不罪禹城忠州官者以事關國家非緣州縣故也雲南災異大類此者在彼則原其無辜在此則謂其有罪臣愚又

不知所以也。臣又聞唐陸贄曰：「今在位任大者其責重，位近者其罪深。近年大臣據高爵而不仰，畝委任妨賢路而不引用，正人迷祿戀寵，一息之氣尚存，一念之心不止，自為富貴計得矣。其於國家計何哉？」夫士有廉退之節，而後國有死義之臣。大臣廉退者，甚少；而顧戀者皆然。平居如此，幸賴聖天子太

平之福，祖宗億萬年無疆之休，皆得竊祿偷安矣。設一旦有事為陛下寄安危者誰為，陛下擔

忠孝者誰？臣不能不為慮也。况調和元氣，燮理陰陽，又大臣輔相之職。今陰陽失度，晝夜無分，而廊廟元

臣歲極崇爵之寵，遠藩庶職，獨遭黜貶之德。夫

已天禍加人，臣恐人議未一人心未愜。天道有知，災

異殆有甚者。即今南省無食，北地無雨，德宜溥布，法

填偏施。臣昨聞侍郎樊瑩所奏，不覺心思失平。近得

朝報，節該吏部奏奉欽依，即令斟酌去留。復令查實

來看，伏讀明詔，臣有以見陛下仁同一視，明照

萬里，出於尋常之千萬也。伏望陛下益隆天地

之德，益溥日月之明。乞勅吏部再行議處，或欲綜核

名實，感格天意，先自兩京文武大臣而下，至於科道

部屬等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

大臣於各省府考其貪酷之甚者與同雲貴照例罷黜以一人議以愜人心或以即今外官朝覲之期在邇京師考察之年亦迫乞詔百官改畝既往思報將來將今雲貴被考有名官員待今冬會朝之時從公再察應黜退者與各省官員一體黜退應存留者與各省官員一體存留蕩蕩平平無偏無倚此天地氣象帝王規模實我皇上奉天無私之心也仍乞陛下思天道示災之可畏念祖宗舊法之當遵任大臣為腹心使得各職所掌任言官為耳目使得各鑿所見大臣不能執法者聽科道劾奏言官不能

言者聽吏部以不稱外除仍查近年戶部會計虧財裕民事件近日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奏議救荒弭盜以安地方事宜俱乞允賜施行諸凡庫局供用之物并各衙門太監等官乞下各官會議物料以某年為例永為遵守太監等官係某年以後添差者俱各取回冗食官匠等人查係祖宗時所無者一切裁革皇親貴戚制以禮義諭以禍福使得長保富貴共享昇平大獄冤抑者許其聲辨無拘原送招詞絕徃時傳奉官員止寺觀無益營造致仕大臣如尚書周經侍郎許進等曾經科道諸臣舉薦者下有司起用言

官被謫者下吏部查陞與凡蠹政殃民大政當興大
害當祛者悉令有司條奏斷以大義振以乾剛無牽
制於左右無惑聽於群言再乞 皇上時召大臣
延入便殿講求當今政務親問民間疾苦日御經筵
之外暇則觀涉書史求帝王致治之要鑒古今成敗
之迹節用愛人以漢文帝宋仁宗為法奉道事佛以
梁武帝宋徽宗為戒則國用自省國度自張民財自
足民生自裕如此而太倉之粟無陳內帑之財無腐
臣未諭也如此而頌聲不作廉節不礪內綱不振邊
不威臣未諭也如此而天心不感天變不回和氣
不臻嘉祥不至臣未諭也臣叨食民曹備員郎署禮
福懸於左右榮辱係在公卿不知自愛輒敢直言而
無諱者自幸生際聖明慚無報稱偶擊時事一念憂
愛之心拳拳三四欲已而不能已也伏惟 陛下
大彰天聽俯察愚衷則 祖宗之社稷幸甚臣冒
斧鉞無憾矣

劾太監李曇疏

明郭楠

臣惟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用法得宜則人心
服而天下無私議用法失當則人心駭而天下無所
措手足是法者人主可得用之不得私之也人主以

私意用法則權倖日長紀綱日壞左右近習導諛蒙蔽以成其私而天下人心將潰裂泮渙而不可收拾矣是豈國家之福人主之利哉切見河間府景州安陵鎮巡檢程景貴被太監李曇誣奏着臣提解來京臣初亦未得其詳近該臣出巡地方提吊人犯檢閱文卷審問知證人等乃知李曇夾帶私鹽被程景貴盤携在官捉拿鹽犯二名申解景州問擬擺站罪名具申巡鹽御史詳允發配卷案明白昭昭可查夫李曇近侍也以近侍之貴而夾帶鹽貨之私犯法孰甚焉程景貴小官也以巡檢之小而能舉鹽獲之職守

法孰加焉今李曇乃不知自反駕捏虛詞誣奏陽害致蒙陛下過聽提解來京以守法之臣而遭械

解之善

陛下之用法固已為失衷矣然既行臣

提解都察院則命都察院究問可也或轉送刑部究問亦可也乃奪而付諸鎮撫司何耶竊惟祖宗

設立刑部都察院刑部則有十三司郎中等官都察院則有十三道御史專理天下刑名而總其綱於尚書都御史又恐其擬議未當復設大理寺等官以平允之是三法司所以代陛下之問刑也彼鎮撫司何為者哉謂其能雪三法司所難雪之寃耶謂其

釅辨三法司所難辨之獄耶不過承人願指氣使為
權豪佞倖快私心耳臣見程景貴鍛鍊成獄將無以
自訴矣夫程景貴一巡檢之微有何足惜所惜者
祖宗之法從此而益壞也所惜者清朝之政從此而
益損也所惜者近習之權從此而益張也所惜者守
法之臣從此而益懈也倒持太阿以養禍亂之萌輕
忽者舊以信群小之私實愚臣之所甚惜而竊歎也
昔者漢光武能容董宣之強項而不追問其擅殺主
家之奴史冊書之以為盛事萬世稱之以為美談

陛下天縱聖明將以遠追堯舜獨不假借一程景貴
而使漢光武得顯美於前哉臣巡按地方親見程景
貴之寃而不為陛下言之是臣欺君之罪亦大矣伏望

陛下覽臣章奏勿以已有旨為辭即勅
鎮撫司將程景貴疎放以嘉其守法之忠將李曇拿
送法司以懲其欺罔之罪天下人心將謂聖明舉動
真出於尋常萬萬也豈特愚臣一己之私慶哉

請親近儒臣以養聖德以圖盛治疏

明郭楠

臣聞天下之治亂係乎人主之學與不學而儒臣則
人主講學之資也人主欲求帝王之治而不本於學

譬之適燕而南其轅必無可至之理也欲進帝王之學而不親近儒臣以講明之譬之渡江湖而忘舟楫又何以成其學哉竊惟 陛下自五月以來經筵之講廢而啓沃之語不聞延訪之意怠而君臣之情不接每日視朝不過平旦之頃耳外此則無處深宮周旋左右悉皆便習嬖倖之人也學士師保無以致輔導之功侍從九卿無以陳利病之策史官不得紀言動臺諫不得盡獻替其所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者果何所資也雖聖明天縱未分多岐然從古聖王未有不本於學者况在今日為第一務烏可輟而

不講哉夫暑月暫罷經筵雖曰祖宗故事然祖宗罷之而 陛下舉行不廢益見盛美至於退朝之暇常御門延訪大臣相與講論治體則亦祖宗之舊制未聞以暑月廢也經筵雖暫可罷而御門延訪之禮獨不可舉行耶數月之間賢者未必親親者未必賢政令紛紛甚駭衆聽昔之詔令許諸人直言無隱今則言官且獲罪矣昔之詔令欲裁革冗員今則添設猶如故矣以一童豎之微而阻撓巡城御史之職以一內待之愬而輕拏管閫主事之官護大臣之短則直斥諫官之公論為非是庇姦人之雄則雖師傳重

臣之執奏亦曲加貸免如此之類不可勝舉仰惟
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布中外忻忻雖深山窮谷之
民亦莫不舉手加額曰今之堯舜也邇來人心贊仰
漸不如前 陛下亦可以反求其故矣蓋人主不
可以一日而不學儒臣不可以一時而不親人主常
親賢遠佞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道
政令何為而不善若常親小人而遠君子則所聞所
見所行悉嬉玩邪僻之事政令何由而善是乃習使
之然也即今天氣漸涼伏願 陛下留心聖學經
筵日講之禮速賜舉行退朝之暇乞召元老大臣講
求治理詢訪民瘼則自然聖德日進治道日隆可以
收人心於永久而追商周之盛治為不難矣臣待罪
言官知而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直臣之罪也故不
避斧鉞之誅冒進工瞽之言惟 陛下留神天下
幸甚愚臣亦幸甚

乞霽天威以收人心以綿國脉事

明郭楠

臣聞天下之事變每由太激而後成天下之心常
因泮渙而後失有國家者而不能使臣工協和致成
相軋之勢又從而輕重之以迎合者為是以弼違者

為非是者則欲置諸懷非者則欲投諸壑則人心泮
渙不可收拾而天下之禍患將有出於意料之外者
矣是豈國家之利人主之福哉臣近得邸報聞九卿
大小衙門侍郎何孟春等官為桂萼等議更典禮跪
門進諫 陛下苦其逆耳赫然震怒將學士豐熙
等拿送鎮撫司用刑打問四品以上各罰俸四箇月
五品以下每人着實打三十棍又聞楊慎等三名每
人打二十發極邊衛分充軍安磐等四名發原籍為
民又聞鞭笞捶楚之酷多有死於非命者遠方傳聞
不勝驚駭臣惟正德末年 武宗南巡群臣跪門

苦諫當時權奸用事即郎中張衍瑞等官百十員各
拿至午門前責打為首者為民其次降級又其次罰
俸有因鞭敲而死者士大夫忠直敢言之氣蓋已剝
喪無幾矣幸蒙 陛下聖德龍興大施九重之洪

恩扶植士夫之正氣將生存者復職加俸死於贈官
諭祭一時人心欣然喜慰是 陛下固以武宗之

所行者為非矣不意今日乃復為之又復過之也恭
惟 陛下入繼大統以 孝宗為所後之親當

時廷議者非一人雖 陛下亦自為禮當如是而
不可易者矣自張璁倡為異議於是桂萼從而和之

席書方獻夫輩又從而陰主之以致聖心疑惑紛紛
至今雖舉朝皆以為不可而聖心亦終不可回矣蓋
聰蕓之言順耳也順耳則投機而易入群臣之議逆
耳也逆耳則扞格而不通此自古之通患也臣又聞
之會合衆人之見未必愚專出一二人之見未必智
阿意順從之臣未必忠犯顏舌諫之臣未必悖臣觀
群臣之跪門叫呼其心主於忠愛其情出於迫切固
非不忠於陛下也今乃或鞭朴而致之死或削
籍而奪其官又或發充軍以辱其身不亦為已甚耶
排群議而不恤竊美官而無忌上激九重雷霆之威

下貽舉朝縉紳之禍蕓輩亦獨何心哉所議之禮未

足以慰二帝在天之靈而捶楚號痛之聲先已

徹於九廟之內臣愚不意聖明之世屢見以忠諫而

獲罪也況今邊軍生變戕殺撫臣晚唐之形已見于

今陛下不慮及此顧乃行鞭笞於殿陛嚴督過

於公卿亦惑矣伏願陛下於端莊靜一之中虛

心詳察勿以異乎人者為必是勿以同乎衆者為必

非勿以順乎旨者為必賢勿以逆于心者為必否精

鑒別以辨忠邪之分慎舉動以養和平之福尤望

陛下舍已從人如虞舜改過不吝如成湯速降睿旨

悉復豐熙等官仍查死諫之臣重加優恤庶幾收人心於既失而綿國祚於無疆矣臣遠離闕廷緘章萬里實不勝區區至願奉

聖旨這廝好生無理着錦衣衛官校拿解來京處治

請令大臣侍疾疏

明張岳

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於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群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為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寒暫免朝參數日

陛下稟氣完厚

宜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不當不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

陛下仰思宗社

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

揭帖具本奏聞 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於外
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脉絡通透明白了
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
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
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
平之福哉伏惟 陛下不以臣言為妄特賜施行
則宗社幸甚

論征安南疏

明張岳

臣伏觀 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聳
敷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為之停止下外廷

集議咸謂罪當討毋赦

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

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
年三月初一日使者已至梧州府迤邐由南寧府前
去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
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
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暲為逆臣
陳嵩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暲弟黎諱主國事以
兵逐陳嵩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諱立七年又為
權臣莫登庸立諱幼弟黎慮相之既又弑慮而自立
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徃歲傳聞及其

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敵中國今用兵之聲已先傳布使者行勸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 陛下所以行勸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干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為辭為之討其亂賊也為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

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為也而謂聖明為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猺獞矜款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鬪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矜款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

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為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碍
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
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敷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
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
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
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
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
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為大言耳
蓋深於兵者不必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
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土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

不待兩兵相攻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
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
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
敢究言者臣愚以為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為
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
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
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為不
可伏惟 陛下聖學淵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
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脩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
宜響應况 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

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
民隕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

月六日

皇子生是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

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為開邊乎天
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搖之臣中夜以思不
寒自慄伏望 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

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勦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
事勢反覆孰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
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
毋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

否入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
生靈得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 臣邊吏也遇
此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
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避事偷安罪
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昧
為 陛下陳之伏冀 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
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應詔陳言以禪新政疏

明林希元

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
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 陛下以

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
世道一旦轉而為乾清坤寧之治化而年方出幼德
已夙成即位以來日新厥德弛張舉錯動合輿情尊
禮大臣從諫弗拂至於退處深宮終日靜坐觀覽章
奏之外即看書史聲色慢遊無所嗜好侍御僕從之
人無敢褻狎天語渙發左右承聽以為雷霆臣又知
陛下端莊靜一於人所不見之地非但恭己以正南
面而已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
聖人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
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

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

至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

茲因進香來京覲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

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於身心天下也臣有

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

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臣但知忠

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臣觀自古人君莫不

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

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為美名而

不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臣所以敢

越分而深求者誠量

陛下務實而非好名必能

用臣之言也所有敷陳為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脩以輔實効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為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具本親齎謹具奏君道急務六一曰務正學以隆治道臣惟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

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

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

致時雍風動之本也

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

中外皆知

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

二帝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只在日用所常行者

耳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興亡之

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

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一

日二日之萬幾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

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為得失之多寡要歸於精之一

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

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

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洒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矣二曰親正人以資輔導臣惟昔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終之曰爾惟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蓋人君之心惟

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必左右前後皆君子而無小人然後可以養君心於善

今

陛下以冲年嗣位如旭日初升點雲未翳又

當愛護保養之時也臣觀後世人主初年多有可觀向後漸以不美皆由左右前後不得其人逢迎引誘納之於邪其初甚微其終至不可收拾蓋由不能養之於初也今在外大小之臣孰可孰否

陛下當

自知之臣不待言在內侍御僕從之臣尚聞循謹臣未有可言然臣不免有憂者蓋藩王與天子相去遠甚有初鮮終人情通患

陛下既為天子而操威

福之柄則今日承奉之臣非復前日承奉之臣也天下之所鑽研而攻取之者豈少彼亦豈能保其終不變哉臣願

陛下細觀罔命之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則內外交脩薰陶涵養共致聖心於堯舜也不難然君子難親而易踈小人難踈而易親蓋人情承順之則喜違拂之則難小人巧於承順君子多於違拂以喜承順之情投之巧承順之人一事之承順未必為之動事事而承順不覺為之動矣

以難違拂之情投之以多違拂之人一事之違拂故勉强受之事事而拂違必不能堪而繼以怒矣由是

君子不期踈而自踈小人不期親而自親臣又願

陛下深察乎此見人之承順則曰醇醪甘口伐人性也斟酌于中必求所以遠之見人之違拂則曰良藥苦口利人病也斟酌于中必求所以近之則君子日親小人日踈

陛下之前後左右皆正人所以輔導聖德者無所慮矣二曰用舊臣以輔新政臣惟有

堯舜之君必得臯陶稷契之臣以輔導之陛下

堯舜之君也即位之初悉起先朝遺棄大臣與圖新

政固以臯陶稷契望諸臣諸臣想亦有可以副
陛下之望者但 陛下果能得所以用之與否則

臣未敢知也何者當撥亂反正之秋求賢如饑渴之
際天下大事又非常時謹厚無過者所能辦必得德
業才望冠絕一時者與圖之方今大姦雖去其根未
除宿弊雖革新弦未張君子之道雖長而其勢猶孤
陛下所與謀議天下事二三大臣而已當此之際宜
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聘諸元老催促上道務使
衆賢畢集于朝以重君子之勢而共執天下之大機
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今 陛下之於諸臣

但遇缺則補似在可有可無之際且不見隨才器使
之意又只行取來京未見隆何禮以致之如此用人
臣恐賢者未必遽至天下之機會一失天下之亂終
不可撥徒使人扼腕嘆息致恨於今日也昔我

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恕于家虛吏部之缺以
待之真可謂能用人者也惟 陛下取法 孝宗

決意以用天下之賢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臯
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有如山
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而
反之正特易易耳四曰清言路以定國是臣惟

陛下即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
闕失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姦邪使之
彈劾陛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
効忠赤此萬世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
之言官既不能盡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
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清庶可禪今日維新之治
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即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
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即前日之權姦也方其播弄
威福勢不為不橫前後幾二十年時不為不久天下
幾為敗壞禍不為不深未見有揚一聲者今始歷數

其罪攫猛虎於負隅之秋衆皆竒之搏縛虎於囹圄
之內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言既不為功
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
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又
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
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空掩而取之又妄獲
平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藏舌不見其影今
甄別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
公論終不明也今日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

宜先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
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
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荅 聖天子求言之美

意遂決於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
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
後世之議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詔書一出
哢哢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
已見紛紜重復由前不言不為忠由後之言不為勇
不明進退之義不為智臣思往時言路之官特立者
以忠獲罪有識者知不可為亦先引去今所存者豈

苟且富貴之人也

陛下堯舜之君將興至治言

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
日不言顧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 陛下之用今

外議紛紛咸謂

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

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今考察在邇臣願
陛下勅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
凡在 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官才力不及
事例隨其輕重分為等第量為去留更求能者以充
其位仍將臣黜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矣五曰
急交脩以圖實效臣惟 天子之治常壞於名勝而

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則以天下為未治汲汲於
自脩尚有望治之日惟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
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日矣臣觀今日之事有
似於名勝而實不足何者 聖上中興一新化理

嘗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位嘗退小
人矣而姦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弊而積
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曰出
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困
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為亂耶則不亂
以為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育

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

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

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已而

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脩職業交脩之實

在於勇往直前急緩者害之也在於果斷剛決狐疑

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於急緩而欠勇往狐疑而

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葛藤不斷天下有轉亂為

治之機此臣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

亂也惟 陛下督率臣下交脩職業凡所以進退

人才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

在必行毋入讒言毋惑浮論毋優游不斷毋怠惰因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不徒為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為治矣六曰持久大以終盛美臣惟人主必有久大之規然後可以終盛美之業昔者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弱於黃老而不進堯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惜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 聖心弗久臣雖未覩未免為

臣下憂之

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敢為

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為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真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君整頓收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於言者請革東廠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若止於是則我 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以自期於遠大也且我 太宗皇帝亦創

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於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 陛下若果是舊規則 祖

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有不可以盡循者今於所當遵者既失遂不肯復至於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 祖宗之法者哉臣願

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晚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為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 太祖之舊則 陛下之治將匹休

堯舜並隆三代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朝廷大政二一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臣惟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萬幾自決章奏至我

太宗文皇帝為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叅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 祖宗之制也臣聞其端

乃起於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反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內閣僉事承命而已人主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聞以絲綸簿在其手故也夫內臣一預機務則天下皆其掌

握專權僭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
之相繼謀逆縉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
覆寧不可恨可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於
典機務宦者典機務起於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
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 祖宗之舊而已臣觀

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
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往往相尋
於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
蹈其轍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至三履其危夫漢
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屢

免屢犯而不悔是猶人食烏喙幸其毒解謂不殺人
而玩食之也今 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

朝一百五十年之氣始一作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

始一伸但未知 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

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 陛下雖能制之於今

必不能制之於後譬猶穢草惡木雖剪其枝棄然深

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 陛下真知

燭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簿於內閣息其機

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 孝

宗皇帝晚年深悟累朝假借宦者之失嘗與大臣劉

律等謀議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今復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二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重臣以鎮之大小相維亦足為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宮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宮庭役執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為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為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為何如且內臣出使

真欲藩衛保障以忠於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於朝廷之權幸然後得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為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寶玩之物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剋剥諸民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為也今雖使有司為之約束彼未必便斂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將有時而弛與其慮為

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為害而不
用吾慮臣伏讀詔書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
守備非我 列聖之舊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
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設各處鎮守非我
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
九 陛下邦本永固於磐石矣此亦我 孝宗
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 陛下行之是亦繼志
述事之大也

正德十六年六月上附
世廟實錄通政司辦事進士周祐等言臣等接送題
奏見頃來章疏紛紜無如希元所陳者乞留神
覽見之施行得旨下所同議 上優詔嘉

乞順人心定大禮以抑絕邪佞疏

明史于光

臣聞講天下之禮當付諸輿論之公行天下之禮宜
率乎舊章之正蓋禮者倫理其親疎貴賤隆殺之等
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若據一人之見徇世俗之說則
理為情虧義為恩掩其所講而行者非至禮之本然
而同倫之行悖矣邇者議禮之臣上興獻王尊號之
議斟酌考據屢請 聖裁至今未蒙俞旨小大之
臣皆疑 陛下垂省進士張璉之說而左右之人
或有陰贊張璉者以故 陛下重思未決爾臣惟

朝廷之上豈張璠新進獨能以禮事君而宿學舊臣皆悖禮誤君者哉夫正統私親自有天秩之禮萬世不可易者張璠曰群臣之言類皆拘執成說不知禮之出於天者不必執則欲人將何執哉又曰漢之哀帝宋之英宗皆嘗預養宮中與

陛下自潛藩

入繼大統不同夫立後之說死生無二若預養者為後非預養而入嗣者不得為後不知張璠之言出何典記也其引宋儒程頤之言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程頤固有是言下文不曰禮無明言乎且程頤之言乃泛論臣民宗

子之法非為人君言也誠如張璠綱定預養之說則

陛下當自為開統首君於

祖宗亦不當繼豈惟

不宜繼

孝廟哉且

武宗以所承

孝廟

大統特付之

陛下乃為天下得人之意

陛下

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實順天應人之心此其典禮有出於尋常擬議之外又難拘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說矣又曰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孝昭之後則以兄孫繼夫統之與嗣義雖少異然嗣正所以嗣其統也漢文承惠帝雖以弟而弟無後兄之義故直嗣

高帝 陛下今承 武宗亦以弟無後兄之義

而嗣 孝廟正與漢文嗣統相類宣帝承孝昭雖

以兄孫然是時於父行無所承之君不繼孝昭而誰

繼哉張璠乃欲以彼祖孫之禮而奪 陛下父子

之禮豈得為會通之宜足以厭服天下之公論耶又

欲 陛下別立興獻王廟于京師以大宗事

祖宗以小宗事興獻王此決不可蓋廟事貴正祀事

貴專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

其非正也若遂立興獻王廟于京師在今日則坐朱

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春秋魯僖躋閔之失

鉅欲致隆而反瀆矣自古無有承大宗之祀而後為

小宗者人情所注此重則彼輕張璠欲分事大宗之

心而事小宗必至於輕所繼而重私親而於大宗亦

姑舉祀事之常爾豈專意正統之謂哉又曰興獻王

惟 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

母之義此乃以俗情曲說而傳會於公議之談初非

出於本心以為必然者 陛下昔在潛藩何嘗有

入繼之望暨承大統亦何嘗有幸遂之心今興獻王

稱為 皇叔父興獻太王興獻王妃稱為 皇

主其祀世世承襲奉

皇叔父興獻太王為不遷

之祖此其稱號比之諸王與諸王妃尤極尊崇而報本反始之心與恩義亦備至矣自絕父母者固如是乎其所引禮記之言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蓋言是禮乃出於人心義理之自然而非自外至也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蓋禘受放伐權常通變之謂時君臣父子處得其宜之謂順此禮記之意精微之旨也今如張璠之言舍正統而顧私親則拂人心義理之自然矣豈情乎厚於所生則忘武宗付授之意矣豈時乎兩考相並則悖君臣父子

之倫矣豈順乎即張璠之所援證而推張璠之所體

認殆以情為有我之情時為世俗之時順為順從之順也不然何其論禮遠天經地義之懿昧私恩公義之辨一至是哉其所論魏明帝之詔以為預為外藩援立者所乃有為之言非經常之典今魏詔具存反復近三百言惟拳拳於嗣統為後之義深以宣哀稱悼考恭皇為戒何嘗有一字一句稍涉外藩援立之意哉此或可委之穿鑿執拗粗疎膚淺而未可以他度也其曰

孝廟之嗣其不可延者天也乍讀其

言令人毛髮竦豎魂神飛越不能自止夫宗祀之繼

親親也親親仁也仁根於心乃天之理不可泯滅也
仰惟 孝宗深仁厚澤洽于天下天下臣民至今

言及猶哀悼流涕 武宗不永天祿幸 陛下

入嗣雖販夫走卒亦歡呼鼓舞皆曰 孝宗無後

而有後是蓋出於義理之公人心之不容已也張璠

以 孝宗之嗣誘諸天而廢之豈為臣子所忍言

哉賊仁之根棄天之理絕人之道未有如張璠者漢

至平帝國祚已絕光武身自恢復於漢祀亦繼元帝

其所生之親猶仍南頓君立廟鉅鹿以祀但其稱考
重違張璠朱浮為人後之議至今猶有餘憾今

陛下為 孝宗親姪與光武之疎遠不同 陛下

下正位實承 武宗遺託與光武之自致不同

陛下享 孝宗全盛之業與光武之收拾破碎又

不同張璠欲 陛下考興獻王而立廟于京師則

與光武又有得失矣 陛下賢明仁孝有堯舜之

資張璠所以獻說于 陛下者反不若漢中材之

主進士科而取此人將焉用哉自張璠之疏一出人

皆洞見肝肺雖其同年亦切齒唾罵曰首倡說風獻

邪說以覲富貴而累吾榜者張璠也悖古叛今文奸
飾諛巧移 聖聽輕搖國是若不重加黜罰以懲欺

固則將來必有倖進必有如秦檜我有二策可以聳
動天下之說矣臣聞 陛下在潛藩時遜志聖學

博古考今居興獻王喪動循古典今此大禮豈肯惑
張璠儉和諛佞之說以壞天經地義之倫但恐左右
之人私意窺測以為據禮尊號於 陛下得矣如

興獻王何萬一有此又在 陛下決之爾夫人愛

子莫不欲其子之貴子既委質於君為父母者略有
識見且勉以君親之恩不能兩全况 陛下之貴

天子也興獻王古今賢王也 陛下既貴為天子

承大宗之祀以興獻王之賢豈有厚望 陛下

遠禮越分而顧私親哉天下之道二和與正而已出
乎此則入乎彼若外此而有他擬議則為張璠之說

矣伏望 陛下以大臣言官之議即賜施行以慰

天下之心以張璠儉壬之流重加黜罰以杜小人之
路緣係順人心早定大禮以抑和絕佞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乞宥諫臣以光聖德以回天意疏

明周天佐

近該河南道御史覲承賜等題為答天戒嚴交脩以
隆聖治事奉 聖旨是宗廟灾變朕心震驚所宜

痛勸以脩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
着各該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汎
濫彌文欽此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
道更新之會轉灾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誰不感惕
思效其愚迺今闕政忠言未盡聞何故與聖明采納
之度未宣臣下畏望之心未免也蓋求言之道示人
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明旨云時政闕失着各該衙門
條奏此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
以政也臣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
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甚不能

安况明旨許條奏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夫國家置言
官以言為職楊爵言之是非莫逃睿鑑惟以過直犯
怒誠可矜察古者帝王求諫至立毀謗之木毀謗非
臣事君之義矣帝王且不避以命天下亦恐言者有
不直居民上不幸不聞過耳漢至文帝駸駸治安賈
誼方痛哭流涕長太息以進言誼豈好為是不祥哉
憂治世危明主忠愛之不能已也承平之久天子之
尊威福之重所少者不在於唯諾稱頌之滿庭正在
於憂治世危明主之一士在庭之臣不負此義獨一
楊爵而逮獄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

人一則曰囚犯夫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誠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既遭之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所關係

聖德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災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勅下鎮撫司早賜寬釋仍乞明旨嘉納不吝

兼行旌爵忠謹以來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

之廣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臣學術短淺不敢汎濫彌文旁論瀆聽區區愚悃先以釋楊爵之獄為庶幾求言弭災之義惟

皇上垂察奉

聖旨傳下鎮撫司廣東司主事周天佐你鎖綁你衛裡切實打六十棍與楊爵一例牢固梏囚

實脩省停織造以弭天變以甦民困疏

明陳邦顏

近該禮部累奏災異地震天鳴山裂水湧隕星雨雹白晝晦暝上天示戒炳然明著被震地方人民傷壓

孤兒寡婦悲號路哭化離無所

陛下痛加脩省

命百官青衣朝參共畚消弭應天以實端在今日臣以一介書生誤叨聖知拔置諫垣思欲補闕拾遺其道無由伏見

陛下脩省之命方始於月二十七

日而織造之遣遽聞於月二十八日工部係職掌言之而不聽工科司封駁諍之而不回竊念

陛下

尊惟一人衣錦玉食誰曰不然欲遣織造夫豈無時茲者三日脩省百官青衣大小臣工獲罪于天不敢從吉

陛下亦宜慄慄危懼亟回天變而惑志織

罔恤民隱當衣素之日而切衣織之命即脩省之

文尚未克畚况警惕之實心其安有終臣又聞

祖宗於南京原設織染局水泉清勝該局官監機張

工匠種種畢具並無別設供應機房且逆藩舊址氣

觸不祥豈宜在內織造服御而匠役皆順時催募料

價亦額外坐派臣向為縣南方時切見民貧到骨每

追增派錢糧必須鞭楚血流滿地不忍舉視比徵解

該局染造各各侵扣計自民間而達之御前一衣不

畜十衣之費勿曰女紅實則民脂臣伏觀元年登極

一詔傳免織造百姓懽若更生今蘇杭織造既遣於

去冬而南京機房復誤蹈前事臣竊謂

陛下仁

聖恭儉斷不悖明詔誤差遣以傷國體此必趙玠貪
目前侵漁之利賄賂左右寅緣營差致 陛下誤
有此舉耳方今內帑空虛邊餉告匱歲計所入尚歎
經費三百餘萬而天災頻仍小民貧困日不聊生伏
願 陛下收回成命俯從部議將降下花樣付之
南京織染局太監如法監造及時進御特罷趙玠差
遣仍乞念小民之艱儉而又儉無輕於毫釐監上天
之戒敬而又敬無間於密勿日親輔弼以講求治理
召還諫臣以廣開言路則民生可安天休可迓而國
家之精神命脉綿綿億萬載無疆矣

乞循舊章省議論疏

明蘇士潤

臣於本月初一日接見

聖諭着嚴衛暗訪部院

政事中外驚駭臣於初五日丹墀侍班因見左班部
院大臣無一在列竊詢其故皆云自劾求退以故納
言之司為傳奏事丹宸之上為輟聽政一時臣僚莫
不相顧失色以為異事臣仰惟 聖明在上炳如
日月凡在僚案忠邪勤怠豈能毫髮避照况有閣臣
以備顧問有部院以聽責成間或遺闕則又有科道
以司糾劾職掌各有司存 陛下誠軫念元元克
勤天戒宜諭輔弼大臣以面奏時政責科道諸臣以

極言過失則群下悚然莫敢飾非即太平可立致今者不面諭於朝而特降旨於中不公議於卿相而暗訪於厰衛臣之愚陋實所未解譬之人身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臺諫耳目也若厰衛則爪牙也善養生者必使耳目聰明四肢條暢而腹心完好然後血氣周流動皆如意若舍其腹心手足耳目專倚爪牙為助欲不偃仆不可得已臣伏覩我祖宗以來

無一事不推商於公卿無一日不延訪乎群臣姑舉其一二則有命內閣楊士奇等每旦造宸前商機密事漏下數刻始退者矣有賜尚書蹇義等以繩愆

圖書令政事闕失毋憚再三執奏者矣有御奉天門召六科等官諭以庶務失中宜直言無隱者矣于時君臣相親動無闕政至今載諸訓典以為美談陛下臨御三載于茲矣未聞大臣奉一宣召承一清宴殿陛咫尺邈不相屬識者方為寒心今又假厰衛以奪之權此祖宗二百餘年未有之事一旦創

聞使大小臣工爭懷危疑靡有固志避諛畏譏得去為幸此豈盛世之景象而太平之美事哉昔小雅之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方今之事何以異此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今水潦為

災在在而是二曜交食變在不遠深思厥咎正由上
下未協心官府未一體急宜改絃易轍轉災為祥若
尚持猜疑之心長讒邪之口諭諭訛訛戾氣愈滋上
拂天意下失人心不可之大者也伏願 陛下考
祖宗之成憲以為法觀周雅之往事以為戒亟下德
音宣示大臣益篤初志勿懷疑或仍乞俯賜收回前
旨勿使播之遠近傳之史冊以駭觀聽則輿情允悞
皇穹悅豫百沴消滅衆祥駢臻天下萬世頌 陛
下之盛德將與天無極惟 陛下留神裁察臣愚
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乞矜宥愚直以光聖德疏

明楊廷樞

臣等接得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一本為慎封典重儲
貳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冊封事非為儲貳因

其敬奉勤勞特加倚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這廝
心懷別故窺探上意疑君買直好生無禮着降雜職
極邊諛部不許朦朧陞用欽此又接得吏部驗封司
員外郎沈璟一本為懇乞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脈
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這廝如何又來瀆奏姑降

三級調用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駭異夫太子君之儲
貳天下之大本係焉蚤建元良所以尊宗廟重社稷

也閣臣深惟天下大計莫先冊立東宮兩疏上請荷蒙

皇上鑒其忠愛俯賜褒嘉第以睿體未充欲舉行二三年之後此其慎國本重大禮聖謨神慮至深遠也科道諸臣連章再懇業亦賜俞乃姜應麟沈璟二臣草茅朴忠急於靖獻遂以抗直之詞忤觸天威之怒碩

聖量寬宏未即屏黜爰從謫降此於罰罪之中常存宥過之仁在廷諸臣孰不感激然臣以極諫為忠君以從諫為聖臣之極諫非曰僅僅建白言塞責已也上之國家之安危下之生民之利病以至時政得失百官邪正靡不殫忠獻納如是而後

可以言極諫之忠人君之馭臣言之當受之固是以見大言之不當容之尤足以見寬唐臣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姜應麟沈璟二臣先後進言詞涉狂戇固不能無罪但其知而言言而盡一念款款之忠則可諒而恕之耳

皇上臨御以來英識明斷兼聽廣納大小臣工凡有一得之見莫不願忠二臣亦自恃遭逢故披肝瀝膽忘其忌諱一旦譴責重加擯之下僚斥之遠方似非平日優容言官之意四方聞之蹇諤之風日息全軀保妻子之類漸興是二臣之罪不足惜而因

此挫敢言之氣啓壅蔽之端臣竊惜之矧我皇
上識邁千古慮周萬世明冊封之故別長幼之倫綸
綍一頒主器攸定是東宮之號雖未正而已可萃群
情協衆望冊立之儀雖未舉而已可定名分別嫌疑
所以貽宗社生靈之安垂億萬世無疆之烈端在今
日懽忻交通慶澤靈長二臣者獨以悃愾忠讜之論
蒙疑君瀆奏之罪當明盛之時抱向隅之感亦非天
地並生之仁太陽無私之造也伏乞廓覆載之量宏
雨露之恩俯憐狂愚曲賜寬宥將姜應麟沈璟仍復
原官或量加罰治庶言路不壅而聖德益光矣

劾都御史陳炯疏

明王用汲

臣謂臣之立朝也必有特立不阿之行而後可以移
頹風必有精白不欺之心而後可以植臣紀故介者
人臣之美節欺者人臣之大罪也一失馬一縱馬則
國無以為國矣臣近讀邸報見太學士張居正一本
感激天恩准假歸葬事竣恭陳謝悃事內稱四月十
六日葬父于大暉山之原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瑞撫
治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
等情獨巡按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夫撫臣體
尊千里來臨足以榮其親固居正之所深嘉也按臣

權肅特秉風裁不為私交亦宜居正之所深重也臣竊為臺中有人慶矣及數日應元有患病乞休疏入臣始疑之豈輔臣未能無介然于中而應元遂為退避計乎奉旨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題覆舊例也乃掌院事都御史陳炯求悅輔臣遂叅論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臣得以病告蓋為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奸避事故凡京秩諸臣或患病果真欲就醫于故里或進用太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遽釋或朝有忤害之黨勢難以並立皆暫引療退處此其義未必盡合於匪躬而其心要非盡出於為邪故自 祖宗朝至 陛下今日槩不絕

其向用之途亦所以恤臣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寬大之政也今在朝大小臣工其經告病者何限若以灼之言推之則諸臣皆懷欺之甚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即應元疏入先後數日間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玉成又告矣事下吏部題覆皆奉旨允俞何獨無一人為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也如近日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

巡按陝西御史劉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
差方田中途遽以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
其托病而卒聽吏部題覆乎豈以為鍾等皆不可遽
療之病而獨應元為強健無病之人乎夫屬詞比事
春秋誅心法也參伍異同韓氏審言術也

誠舉是數者以詰炆將誰為欺乎誰為不欺乎臣謂
炆雖百口亦不能以無欺自解矣且無論諸臣即炆
在 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後稍復緣攀附
拔置要津以進為退宜莫如炆也已則行之而反以
責人其何以服天下亦異乎大學藏身之恕矣夫御

史為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
與宰相等 陛下所恃以彈壓諸大臣之專而壯

虎豹在山之勢者惟臺省二臣也今一為挺然特立
之行而其身之不能免則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
臣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係非淺鮮也夫事有
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是不可勝紀 陛下但見
炆之論劾謂應元恣肆任情巧為趨避以為罷斥之
有餘辜也其故 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

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懲抑者半
為不附宰臣之人姑舉最切著者言之翰林習孔教

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
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
所從來尤密者主事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臯則
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
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劾之潘晟且得不
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
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中外籍籍亦咸謂有
所由來焉臣不意

陛下以其消災弭變之舉而
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凡附宰臣者
亦得各酬其私矣不可為太息甚哉夫本朝事

官寺各自為屬閣臣不容少干填報賢否在各堂
而吏部為之總評自述不職在諸大寮而吏部為之
彙覆為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權
之所在人爭趨焉咸揣其意之所欲為而預為之所
在居正既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今又譁然有可指之
失亦遂昧邪正之太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
其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
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弗拂諸臣孰知其然也爭欲採
驪龍之珠碎玉階之首以自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

主哉是故 陛下欲織段匹則撫臣按臣言之欲

採琮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兩則臺

臣科臣又言之 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

為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事之是與不是誰敢

一言以正其罪哉且有先意而結其懽心望風而張

其雲燄者矣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能不逢相之惡

者有幾若炘者又其彰明較著者也臣謂天下事事

私矣人人私矣獨 陛下一人公耳 陛下又

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

盡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

告其勢不得不奔走夫私門矣以 陛下之聖智

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

孰私孰便孰不便 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

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之未可則票擬覆請閱習

既久智慮益弘則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乎聖鑒如

炘之罔上行私非惟不敢形諸牘且不敢萌諸念矣

夫 陛下今日與御極之初不同御極之初聖躬

宜護天下惟恐不輔臣之聽今春秋漸盛親政宜先

天下惟恐盡輔臣之聽何者威福者 陛下所當

自出也乾綱者

陛下所當獨攬也一寄之於人

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矣苟曰有賢宰輔焉可悉聽其處分也則得賢宰輔莫過周成王宜可恭已一無所為矣何以猶稱夙夜不敢康哉意其精神之所注措視聽之所該涉必有出於純心畏相之外而非徒端拱受成於周公也其在今日猶可言也萬一時移勢變有一儉人居鼎軸之地亦循今日之故事而悉以委之則政柄下移極重難反其終何所不至哉此又中外諸臣日夜所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群情洶洶率與臣同而率懼輔臣之威無敢懷

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歛戢于將來而潜消其逸志是臣所以忠陛下之心也如蒙陛下幡然覺悟燭炳之為欺應元之無罪收回聖旨別白忠邪則天下還正氣之風諸臣永以朋比為戒主勢軼公道大明是臣之所不敢必也臣於炳與應元舊均屬官而炳待臣尤厚但炳得以位而臨臣者出於陛下也炳則戀私恩而薄主德矣臣安敢效炳所為哉况臣言未必非忠於炳耶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奉

聖旨都御史總司風紀御史不法得以指實參治此
是祖宗憲制趙應元差回即託病乞休明度
視紀法豈可置之不問朕特斥之這廝乃敢逞肆
浮詞越職妄奏好生懷奸比黨撓亂國是本當重
治姑從輕革了職為民再有這等的併這廝重治
不饒該衙門知道
狀

乞止宣取木龍狀

宋曾公亮

臣在降到建州崇安縣草澤楊緯進狀稱今年三月
所居西空中有黃龍蜿蜒於晦冥之間於其下獲一

瑞木厥狀猶龍至七月風雨晦冥如初復有飛龍騰
騎見木龍之尾翼連足在焉畫到圖一面乞宣取奉
聖旨可指揮福建轉運使令指揮建州於楊緯本家
取索上件所陳木龍看驗若實非偽造如所圖樣即
差齎擎赴闕進呈并圖樣降下臣等竊詳南方山木
偶類鳥獸狀者頗多不足以異伏觀真宗至道三年
詔書節文以刑清俗阜為嘉祥以歲稔時和為上瑞
至於毛羽表異草木効靈豈涼德之所堪亦前聖之
不取諸州今後不得以珍禽奇獸及諸瑞物等來獻
又觀仁宗慶曆四年詔曰諸珍禽奇獸及諸瑞物等

不得進獻臣等欲望踐行累詔更不宣取

論軍器監事不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狀

宋曾孝寬

臣伏見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准朝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開奏非獨務持舊說不肯更改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必不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苟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為然今陛下置監

以除戎器不屬之介冑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薄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臣辭不獲命遂受其職苟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當故其器械必盡觀其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其古今之所說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試而臣之愚慮亦以為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共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賫送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

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下則為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幸得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今乃以其悉心并智之所為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脅謂其智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為例蓋此屬既多出於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然上託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懾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為輕而又非所以崇堂堂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此屬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改乞從本監奏就一司同議

清源文庫

卷之五

五



